

有福讀書堂叢刻後編

吳筠孫署檢



丹桂籍註案卷三

明顏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雲麓補
六世孫章敬在榆校

勿登山而網禽鳥

〔註〕自此至勿恃富豪而欺窮困歷言戒惡之條昔口以示懲而帝君懲惡之深正誘善之切處勿者禁止之辭上言蟲蟻且要看顧况禽鳥尤其大而有知覺者山爲林之所聚則爲鳥之所棲故網禽鳥者往往登山而張之言勿登山而網則平地可推矣禽獵殺生獲報最慘不可不戒也案楊寶弘農人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鳥搏擊墮地又困於螻蟻取歸置梁上又爲蟲鼠所嚙移之巾箱中采黃花飼之百餘日羽毛成忽有羣雀來哀鳴繞寶室數日而去後一日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迺王

丹桂籍註案卷三

母使也往蓬萊過此數遭劫厄感君救養今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泣辭以白玉環四枚貽寶曰令君子若孫位列三公潔白如此環矣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清白無比

夫一黃雀也何稱爲王母使而報應如是蓋仙家佛子常變化於庶類之中亦遭劫難藏經中言之鑿鑿凡人豈能識之所以人於魚鳥禽獸之微能救濟之往往獲大福報爲此故也

徽州府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太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是復銜巾來還竟攫探者之巾以去太守審得其情杖其卒

逐之不用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聽斷人徒畢集忽有羣雀銜一草衣墮下爭鳴不已汝之立命物色之果有煎油者脫草衣上樹覆其巢取其雛汝之命答之

李紀善彈射其父知巴州紀設網於後園登樓伺之忽見羣鴉觸網紀喜不及履跣足赴之爲巨荆所傷死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眾生與汝何負必欲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削盡矣

翁六錢塘松盛坊人以網鳥爲生每遇春夏木茂便取網張弓登山入林獲鳥雀回作羹與鄰人共食後忽中風不能語惟伊唔作禽鳥聲右臂拳曲如鳥作折翅狀如是一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二年作鳥鳴墮地而死

洪源董氏子好羅飛鳥燎其羽毛穿以竹而貨之後得奇病徧體生麓皮鱗皺如樹疴癢難忍取火以燎乃定又頭痛必以竹片擊腦方緩如是三年乃死

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失記姓氏善用鳥銃四十無子忽產一兒頭角端正因此悔改前非不復打鳥兒七歲偶因膳師乏饌復將鳥銃打鳥日復一日其子忽患痘疹徧身紫泡醫者不解皮肉焦爛每一毛孔內有鐵珠一粒不計其數哀號痛哭而死其父相繼病亦如之陸善長親見述

韓金射鳥爲生暑月乘涼坐廟門檻上因取箭簇刮耳中垢風吹門轉正擊其簇箭貫兩耳血流如注而死

新塗人楊二以羅雀爲業一日見寒雀棲於樹上楊登枝網取枝折而墮頭刺竹尖腦穿而死

王遵忿鵲喧噪俟夜深棲定以竹竿戳爆竹驚之後遵得病驚悸而死驚之且不可况網以取之乎

雲間東門有錢姓者好養諸鳥康熙十三年十月忽得病竟自嚼其肉吐滿臥室自剜其腎舉以示人三日作百鳥之聲而卒鄰里駭之觀者如市

顧氏家僮吳某亦松郡東郊人也平日好以鳥銃打鳥一日與人戲偶傷一指忽然徧身毛孔內出血如鳥被打之狀而死此康熙十七年三月初八日事

勿臨水而毒魚鰕

丹桂籍註案卷三

二一

註毒者用藥殺之也似不必拘定藥凡網釣捕捉皆謂之毒然網釣捕捉雖極惡孽猶有脫逃之處至於用藥則一池俱滅故毒指藥看爲是亦舉其甚者言之也若仰體上帝好生惡殺之德則凡網釣捕捉俱不可不戒釣弋在聖人亦所不免然無故則不可若以此爲業則悖甚矣

案郎暉性愛物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傾汁上流一二十里魚鼈鰕蛤大小俱斃公歷年買此藤焚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焚此亦可少全數百千生命耳享壽九十子孫貴盛

李景文好生凡魚鰕活者盡畜之池後文服丹砂煩燥幾死投浸池中魚鰕遍體如吮喙然須臾平復池水爲熱

李冲元夢一皂衣嫗曰妾腹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俱生妾死五千子俱死幸貸一命及旦人饋一大鯉冲元曰入夢者此也卽放之享高壽無疾而卒

佛經云魚子不經鹽三年猶可活人能戒殺極妙儻必不可得勿傷其子輕輕取出放淨瓦上日中略一照卽投大水中至螺之生子九十有九味不甚美且傷人人何忍一箸而死億萬命也

宣和間商人楊序夜夢神告曰子逾旬日當死能活數萬命可免序曰大期已迫恐不及奈何神曰盍圖魚子放之序醒遂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卽求其子放之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果然

丹桂籍註案卷三

四

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以取魚爲業後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炙煮自云但見火車燒身萬魚攢食其肉經數日乍死乍生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尊合家奉齋寫經數百卷超度魚魂乃瘞

宋曹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徒從幼捕魚爲業後得病若爲眾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身其痛稍止後被村人盜去網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秀州人陳五善製乾鰕人爭買之後得病跳躑牀上痛旬日遍體潰爛其妻乃言夫存日製鰕之法甚慘今其病宛然如鰕死狀

勿宰耕牛

註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歆上列天星下興地利有功於世豈可宰戮況凡生皆不可宰殺而牛爲大畜禮記曰諸侯無故不殺牛雖君王猶不敢輕殺民間何可殺之食之故歷代皆有訓戒徧觀古今載籍殺牛者尤多顯報經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又云食之三日神嘖鬼逐戒之三日名書金籙永以爲戒子孫百福帝君不徒言牛而加一耕字正欲人念其服耕之苦大有功於人何可不常存愛護之心乎

案宰牛之禁

本朝設有令典

丹桂籍註案卷三

二五

世祖章皇帝諭刻戒牛文遍賜羣臣頒行天下人能戒之不特陰功浩大抑且不悖王章矣

宋桐鄉人李華生二子長時春好食牛肉病疫妻徐氏尋醫途遇白髮翁曰疫病多尋喫牛人時春聞言悔過疫尋愈次遇春登科華復宰一牛遇春死次年報夢於父曰祖修德有我因父孽罰我羅雀多盲目屠牛必破家不誣也鄰人陳敬神其事聞殺牛輒買養之一胎二牛畜產無數一日夜歇旅中早有叩門呼敬索買牛錢者敬起身出啟戶無人屋梁折竟壓其榻陳得免禍

台州仙居人李田子國瑞夢一人推車過門滿載書卷瑞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姓名也揖而求觀遍覽無

己名獨有李遂夫三字車人指曰此非爾名乎李佯拜曰然車人曰此鄉皆食牛而汝家三世不食宜父子登科醒卽更名遂夫其年果父子相繼擢第

金陵朱之蕃未第時夢神語曰今年狀元已定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故黜之汝家世積陰德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獨未戒儻能永戒可屬汝矣父夢亦如是遂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得二甲第三名

嘉靖二年胡公鐸任福建布政宴侍郎林公俊忽昏睡久之覺語眾曰適童子召我至一殿侍衛甚嚴語俊曰此獄也食牛殺牛者皆囚此其獄中人手足皆穿大釘偶逢祖

丹桂籍註案卷三

尙書公聰出殿呼俊曰今閻羅天子宋范文正公也我爲屬官因爾殺牛五百故召汝俊曰未嘗殺牛祖曰以爾爲官不禁宰牛俊曰曾出榜禁牛祖喜曰得毋失檢乎急命檢卷土地呈俊禁牛榜俄而降諭增壽一紀

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呼家人請太守及郡僚至牀上叩首曰某至陰司乞命甚哀初猶不許旣而憫之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今幸再生非諸公爲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眾以爲妄語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郡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遂立一簿於通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卽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答曰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怒責余泣曰事屬

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空中持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啟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太守與眾俱受福無量矣司理後享年至百歲

李鑑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畫一牛在傍至揭榜果與楊同登因叩其前代陰隲事楊曰我家惟三代不殺生不食牛

姜學士弱冠暴亡冥王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該八十二歲丁丑進士官至公卿不合殺牛食肉以至算減祿絕言甫畢傍一吏謂曰汝宜急求還魂改過否則判入地獄矣姜曰願指示吏曰陰府最敬書寫受持妙法蓮花經金剛經感應篇陰隲文汝若發心可得免脫姜依言求之冥王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七

果令還陽姜遂書經持咒誓不食牛後登第位至翰林學士

秀州青龍鎮盛肇好食牛肉一夕有叩門者肇啟視見青面人送一青簡內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觀暴死者盡是食牛人讀畢人與簡俱失肇自此合家不食牛肉且以勸人勿宰食累世貴盛

楊立齋微時夢新城隍到任賞善罰惡見一囚卽同里某人也自幼宰牛復數日楊讀書胥山中晨起忽見屠牛者父子陰魂俱戴鐵枷血肉淋漓一健卒驅行問之曰以宰牛罪押入無間地獄

蓋此地獄萬苦萬刑無有休息故名無間

紹興初建州甌甯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殺牛所

殺甚多後買一牛於野外去家稍遠乃跨之以歸擬至家屠殺忽臂髀如繫不可動蓋已聯牛背與皮合爲一體竟不能脫人鞭牛婦體亦痛其家人牽往野中與人遍觀冀得減罪經數日而死子孫自是改業

廣陵馬世澤子容喜食黃牛所殺不一母朱氏止之容戲牛曰汝拜我饒汝牛果拜容曰畜也何曉人意仍殺之次日容爲雷擊批一牛字於背一鄉自此俱不食牛

勿棄字紙

〔註〕自蒼頡作書闡天地之靈祕而文章流遍宇宙愚魯因之而睿智貧賤以之而富貴至於人情之嶮巇世事之紛糾莫不由是而底定則片紙隻字實爲上天所珍惜學人

丹桂簫註案卷三

八

君子不可不深加敬畏者也況散之爲字集之成經以此推之一字一經也帝君有勉惜之諭大藏有勸惜之文咨嗟告戒痛切詳明奈世人昧昧不察穢褻輕棄甚至糊窗覆甕抹桌剪樣踐踏勿顧以聖賢書貯針線換錢物以之點火大半委地燭根餘紙棄於街衢寫詩句於爆竹列年號於瓷器印記識於鞋襪種種罪愆不勝枚舉抑知文曲諸星奎光俯矚罪有攸歸報無或爽可不戒謹哉士君子或崛起青雲或奕世金紫不可忘其所由來故有志功名之士固當慎重點畫卽無心利祿之子亦宜畏敬斯文不於其身必於子孫天道非逾隔也昔有丁生請仙呂祖降乩極言吳下除夕以石灰印門寫字踐踏大千天怒則知

惜字之功爲不小矣。經云：惜字一萬，增壽一紀。佑聖真君戒惜字文云：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將付火中，或送長流埋淨土，賜君福壽，永無窮奉行者，不費錢，不費力，獲福無涯。莫此爲甚，胡不勉而行之。焚過字紙，必以淨器取灰，或埋淨土，或投通流大水。中蓋紙雖焚過，其字仍存，不可忽畧而踐踏之也。

案帝君諭敬惜字紙文曰：士之隸我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墮，必掇拾以香湯洗曬，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我字紙之勤也？憾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狀元及第，子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視釋老之文，非特萬金之重於六

丹桂籍註案卷三

九

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而泥糊，或以稍屏或以裏褥，或以糊窗踐踏，腳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相倍蓰矣。何釋老之重而儒教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強茲分別爾？況我自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日苦學雞窗，一旦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黜，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鑑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悟，甚至子孫不識字，舉家因受其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患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拾字紙而一身顯宦，既能顧惜陰報。

無差昨因老君降生之辰玉帝御太極殿修文郎顏公葛真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紙爲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能告諭相率力行始終不怠卽消災而降之福知而不敬卽奪其福而降之殃玉帝旨下專委我徧行飛鸞申明此事已曾於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曾於滇中降諭卽施今又降於南安戒諭普行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卽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門也諸生一誠相感故吾盡言之以救土風之頽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此卽我之願望也世人見此卽當遞相告戒使人人敬之重之則獲福無量若不知敬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丹桂簫註案卷三

十

練川許潛壺諱自俊庚戌會魁先是癸酉科鄉試入闈因倦假寐夢號房前掛拾字竹筐一隻竹箝一柄筐內字紙光焰曄然傍有人指示之曰子前生天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科果中式

楊慧兒九歲善屬文於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索夜桶不得遂將殘紙籍於牀前便之誤投字紙在內次早翻閱故書卽茫然不省拈題構思胸中如有物礙不復成一字矣竟至廢業卒以病夭

何吉素不惜字紙嘗以之抹桌糊窗有人勸諭之反笑爲迂一日抹桌後卽投於地家童灑掃誤入廁中越七日忽雷火大作吉與家童皆震死廁前吉背上有不敬聖賢穢

褻字紙八字此崇禎十一年六月事也

嘉定西城外楊港橋有一村婦荷鋤往田忽爲震雷擊死其子甫垂髻亦爲雷火所焚而未及死脫其履粉碎擊之人爭視則以字紙莛其子之履也

康熙元年五月金陵牛市馬回子家有雷自地中起焮若火輪環遶庭除家方宴客數十人皆懼伏股慄旋飛入室震馬妾於樓上腹首俱碎抓其襪履之屬其中字紙片斷糜折蓋此婦平日常以字紙襯鞋底故受天誅如是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少養宦家不知敬惜字紙康熙八年間年五旬矣尙不知改忽一夜夢追攝至公府殿宇森嚴榜曰文昌殿由門陟階及堂見堂

丹桂籍註笑卷三

十一

上懸一牌大書四句曰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字不敬人忽一人喝曰知未遂驚覺方知悔過述夢勸人而已晚矣未幾卒無子

今人皆知敬惜字紙矣但恐徒結敬字之社以名不以實猶不免於包銀裹物甚至有旋汙旋焚之說不知全無敬心明知明犯其罪更甚嘉靖間俞淨意感遇竈神深以此事勸戒不可不警惕也而更有說焉昔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此又惜字之原也故惜於既有字之後尤當惜於未有字之先周霖公先生有惜字正誼十二則謹錄於後 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誤人功名者此字

當惜 下筆有離開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下筆屬人閨
壺陰事及離拆婚姻者此字當惜 下筆謀人自肥傾人
活計者此字當惜 下筆陵老貧欺孤寡者此字當惜
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 下筆
唆人構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 下筆顛倒是非使
人銜冤者此字當惜 下筆作淫詞閨謠兼託詩譏訕人
者此字當惜 下筆刺人忌諱發人陰私終身飲憾者此
字當惜

勿謀人之財產

註財是錢財產如田房生業之類謀者非其所欲棄而設
計以圖之也貧富窮通前生分定奈人不察而或巧計圖

禁或心懷強佔或阻其便利以圖吞并或幸其禍災以圖
方員蠶食陰謀不一而足亦思人加於我我何以堪以此
推度心地自平況謀人財產天遂其願者萬不得一枉費
好心反爲他者往往而見王法彰彰陰報鑿鑿殺身亡
家殃及子嗣禍豈止一身一世已哉故不特不當有是事
並萬不可萌此心也

案徽州知府鄧繼曾初仕時其親某御史告之曰君方初
仕切忌苟利昔子巡按雲南夜宿一處秉燭獨坐空有一
人前來叱之應曰我非人乃爲君守財神也待君已久予
曰金何在神指曰座下是矣視之磚下果有白金一千兩
予曰能爲我送歸否神曰要鄉貫票帖隨寫焚之忽不見

後將復命適同年某主事託予保舉一官受謝金五百兩以二百饋予後歸家備牲祭神其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何故少二百神曰前某主事所饋二百卽此數內物也予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因君至戚仕途方始特洩此告君以見定分有數不必圖謀此嘉靖戊戌年事

丁湜少英爽有一相士謂曰君氣色佳極卽書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遂自負一日見二蜀士多賞湜遂延賭得六百元又遇相士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得非設心謀利以負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曰悉反之可乎曰旣發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尙可占甲科然居五人之下矣湜亟還之是科徐鐸首魁湜居第六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三

海甯郭天生至杭州探親時天啟辛酉六月二十七日適杭城大火天生夜立於路忽見一婦同婢擡一皮箱驚慌中誤認郭爲親付其看管而去久不至次日郭仍至其處待之見婦與婢號哭而來郭問明其故卽取箱還之時郭年十九歲歸患危症見有人持牌來攝至一大城見王者命吏查簿吏曰郭年止十九歲應雷殛死近六月內有還箱善事合延壽回陽一夜方甦郭果壽考

唐軍吏吳宗嗣有吏貸錢二十萬不還逾年宗嗣忽見更衣白來潛入廡中俄而馬生白駒問吏正是日死也駒長賣之適合所欠之數

宋澄海門外有專謀人產者家甚富乾道八年秋有道士

至門化齋吝不與道士出而笑曰我豈少於食哉主人罪深故來解之今若此不可救矣已而雲霧陡黑雷火燒其室一生蓄積頓成灰燼

宋鄭榮狡惡起家里中有一富翁子榮與結親百計謀其財產直至行乞而死榮既富行鹽於江河者二十年紹定間遇寇江上中有一寇儼如富翁子縛榮父子淫其妻妾女媳盡掠其貲而去榮復大困貧苦十年而死後子亦乞丐

湖廣盛某素性險惡人號黑心家富欲造堂樓五間苦地窄浼人與鄰張姓言張不允盛密令大盜攀張張不能辨而死於獄妻以地售之樓成得一子六歲尙不能言一日

丹桂籍案註卷二

十四

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爲子孫計故設此謀今爾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爾何苦如此吾非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謀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大驚向後一倒七孔流血而死其子費盡財產身亦死

陸文淮上人也侵其鄰人鄭氏之產以爲園囿所存惟嘉樹一株陸晚年得一子而啞數歲遊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及長荒淫戲傲盡破其家乃死人皆以此子爲鄭氏後身

蜀地年荒有客負米五斗過一村中投宿主人與妻忽起一念謀之子不知與客同宿更深客起如廁主人於黑中見一人熟睡遂殺之呼妻曰五斗米到手矣妻舉火照之

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而隱去天明聞官執夫
婦伏法

江陰青陽鎮康熙十四年六月大旱一家素貧無力解救
謂妻曰田荒租重不能生矣妻曰尚可救乎夫曰口食不
給何以募工妻曰我每日煮飯必取出乾米一把積三年
已滿兩大罈以此募工可乎夫視之喜極未至五更卽出
募工妻起煮飯而米已失去矣蓋其米藏於牀下鄰人聞
其語已穿壁盜去妻恐夫歸責之遂投繯夫率眾歸叩門
不應及入妻已懸梁矣夫不解尋飯尋米俱不得眾皆歎
息而去越三日雷雨大作鄰人兩手執米頭戴米罈震死
當街罈口鎖頸頭不能出遠近駭異其妻復生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五

康熙二十年六月青浦郊外有一人賣得布銀二兩四錢
中途遺失一同行人姓金係青浦縣差見而拾之當卽向
金姓討苦求不得金反以催糧銀在身爲名毒毆其人而
去其人以此銀一失闔家餬口無措無計歸家竟往城隍
廟神座下哀號哭訴其夜金姓鄰人俱聞金家有鎖鍊聲
明晨金不啟門鄰人視之金已跪倒牀下死矣原銀猶在
牀側也

勿妒人之技能

註技是技藝能是才能天之生才甚難世不易有遇一技
一能之人若已有之百計成就之顯揚之此天地公好公
惡之心也彼不仁之心亦未嘗不知其善而我見人見

一生橫起邪心惟恐其相形而不利於我或惟恐其得志而獨利於己媚嫉之心不覺從中勃發於是阻人才於方進敗人功於將成其始起於一念之微而其害至於妨賢病國禍世虐民殃及子嗣究竟徒傷心術徒取禍災何損於人不可不深自猛省

案杜正獻聞人之善喜若己出劉集賢聞人之善稱揚不已韓忠獻聞人一小善必斂手曰琦所不及三君子者名位皆隆

龐涓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仕魏自知才不及臏乃以計召臏則其足使成廢人齊威王卽用臏爲軍師時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臏計直走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

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度魏兵夜至馬陵書白於樹曰龐涓死此涓果夜至火光燭樹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才不如非一日秦王覽韓非說難書憾不獲見及韓王遣非如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懼分其寵譖之下獄又以藥酒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而死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見而死識者以爲天道好還

穆修以詩著名嘗遊京洛題詩寺壁眞宗見而歎賞之問爲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薦之者丁謂進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不復問謂之妒心如此宜其後死無葬身之地也

郭尙書贊初作賦卽有名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謗毀由是連上不中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贊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俾復就選得中第

江陰張畏暑積學工文嘉靖甲子南京鄉試落第大罵試官時一道士在旁微笑張遽移怒曰汝何笑我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焉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平氣和今罵試官不和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由此感悟折節自持丁卯卽中式

省士劉生與徐生給省課在棘闈中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已佯擠人叢中墮之於地給徐曰已失之矣徐泣而尋

之俄有一吏出之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第

勿淫人之妻女

註已嫁曰妻未嫁曰女食色性也惟此二者不待教而能不待學而知才人傑士往往於此失足蓋平日讀書談道目不見色之時人人易守此真正之心一旦暗室屋漏邪心偶動或紅顏曼態目送眉挑不知不覺飄入羅刹鬼國矣當此須認得清識得破要想壽算於此增除功名於此與奪毅然不動方立得腳根定故此一勿字要人立地起念卽立地一刀割斷着不得一些游移容不得一毫情念天堂地獄一時立判此人字要看得廣不特戶外爲人卽

僕隸使女俱是總之非我之夫婦卽是他人之妻女烏可稍存一點欺心諸惡業中惟淫最大昔有人被攝陰司醒述閻君殿上對曰萬惡淫爲首百善孝居先速報錄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冥律云淫人女者得絕嗣報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凡人淫心起時不可不從發源處早自禁絕念慮一萌陰司已列罪案若見人妻女卽作自己妻女爲人引誘想則淫心頓釋矣更見人婦女無論親疏貴賤當避嫌疑吾之修身立行猶次彼之干係名節甚大使女名節尤不可以賤而忽之忠孝節義出於天性無分貴賤若以主勢污之法干天譴閻閻之事不特不可犯並不可談及經云日過與淫惡等

案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去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囚徒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惘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展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當得絕嗣報

羅城使程元賓攻遂甯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美色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我女安敢相犯親封鎖於一室明日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蚤建節鉞元賓曰節鉞非所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從容談笑別親友而逝諸子皆顯官簪纓不絕

狀元周旋之父多子而貧鄰人富而無子令妾與之乞種夜招飲其夫佯醉而出妾出陪告以故旋父愕然遽起而

門已閉乃以手書空云欲傳種子術恐驚心上天終面壁
不顧正統乙卯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卽旋也彩旗
上皆書欲傳種子術恐驚心上天二語守莫測其故丙辰
旋果狀元及第太守稱賀因述夢中語父曰此老夫二十
年前書空語也終不露其事

湖州歸安沈桐字觀頤家貧族兄遜州有道望遠近信服
有一姻家孀婦子幼欲延一師因薦觀頤孀婦禮遇甚厚
忽一夜私奔焉頤峻拒之次日辭歸婦恐事泄備禮敦請
宛遜州促之數次不赴屢詰其故終不言次年觀頤同其
姪節甫舉於鄉又同登進士官至福建巡撫

冒起宗萬厯戊午科登鄉薦後增註太上感應篇因念好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九

色損德尤甚故於見他色美一條備列報應當日佐之寫
者南昌羅憲嶽也辛酉羅君歸越八年羅於正月初二夜
夢仙流三人一老翁蒼頭黃服二少年披紫衣左右侍老
者出一冊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良久羅聽之愕然
曰此冒孝廉所註感應篇見他色美全註也讀畢老者曰
該中旋顧右立者曰爾詠一詩卽詠曰貪將折桂廣寒宮
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
醒卽作書詳述夢中詩於起宗子曰尊公捷南宮無疑矣
但榜花二字難解當是誤聽耳其餘一字不差也是年冒
果高捷八月歸省兒出羅君書冒曰觀此則色之一關可
不慎哉十月望冒過舊友陳宗九齋頭閱卷見榜花二字

註云唐禮部放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冒姓實應之可見淫之一事固爲萬惡之首有志青雲者尤不可不戒也萬曆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龔蔭指揮繫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無報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曰使不得如是再四畢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雲間陸樹聲字平泉辛丑北上時郡守王公華夢見城隍庭下眾保陸樹聲爲善士因召其外父李生問其平日作何善事對曰他不及知惟於邪色不苟己而登會榜第一

丹桂籍註案卷三

二十

子彥章亦爲己丑進士

項希憲原名德棻夢己爲己卯鄉科以汚兩少婢被主科名神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廿九名己未會試第二名共疑夢中名次之爽及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是第八蓋鄉會榜俱用白紙殿榜獨用黃也

豫章有一乳共生者相貌聲音如一自襁褓以至三十些微得失莫不相同三十一歲兄弟科舉至省鄰婦媼而麗挑其兄兄正色拒之戒其弟曰我已堅拒恐爾貌同若挑爾甚勿作損德事弟佯諾竟與婦通婦初不知其爲弟也

彼此情稔因與婦約曰我得科名必娶爾及放榜兄入彀弟下第矣弟復誑婦曰我且赴春闈俟發甲後娶爾且以乏資斧爲言婦傾橐付之春兄復登甲婦朝夕盼望音問杳然鬱鬱成疾陰以書貽兄而婦殂矣兄得書驚詰弟弟俛首輸情次年弟所舉子殤而兄子顧無恙慟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享祿壽多子孫稱全社焉

浙有指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子取被爲師發汗誤捲母鞋一隻墮師牀下師徒皆不知揮使見之疑其妻入問妻不服揮使遣婢詭以妻命邀師而已持刀伺其後俟其門啟卽殺之師聞叩門問何事婢曰主母相招師怒叱其婢不肯開門揮使復強其妻親往師復固拒之曰某蒙東翁相

延豈以冥冥墮行哉誓不亂門終不敢揮使怒頓平明日師欲辭去揮使謝之曰先生真君子也始述其事謝罪師是年卽登第後居顯爵

昔南京一生應試風儀甚美旅邸對門有宦宅女見之屬意焉試畢遣婢邀生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寓一生竊知之乃冒爲生赴約其婢因黑夜不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適女之父歸突入見之大怒俱殺之明日放榜不去生已登第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登鬼錄矣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試省城病劇而逝覺魂自頂出思求觀音大士指引大士令謁宣聖繼謁文昌註名祿籍查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臬舟人少女美姿善譁意欲就湯

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乃告曰見汝遇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樂善今日人心險薄鬼神司察極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定今之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論畢卽甦至辛丑科卽中進士德清蔡狀元啟僂號崑陽初應鄉薦時尚無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至垂淚不止公問其故曰夫以負營債至此公乘夜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爲爾了此事我今不可歸歸則心蹟不白遂宿其家候營卒來謂曰我姑不汝較但繳券卽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券辭金公乃命轎昇婦還其夫以三十金爲贈後夫人卽舉子康熙庚戌公遂及第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李登年十八爲解元後五十不第詣葉靖法師問故師以叩文昌帝君帝君命吏持籍示之李登生時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私窺鄰女事雖不諧而繫其父於獄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侵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又遲十年降三甲又於長安邸中淫一良婦鄭氏又遲十年今復盜鄰人室女爲惡不悛已盡削其籍今死期至矣尙望貴乎師以告登未幾登憤鬱而死

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淫一鄰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撲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爲粉

碎矣放榜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慙憤而卒

京師人劉堯舉父宦秀州隨父之任買舟就試悅舟人女艾第二場出未午歸舟翁媪入市遂通其女是夕劉父母同夢神告曰郎君今歲應發解因所爲不義上帝黜落矣發榜果見黜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二人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或當有合是夜陸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訶責命查祿位吏檢簿陸仲錫下註甲戌狀元邱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邱某抽腸方醒館童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矣後仲錫終身貧賤天淫心一動鬼神卽行譴罰可實爲

其事乎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五

江甯庠生郭某己卯入場未放榜時對門楊生謂曰我近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爲汝於某年某月某日江北收租與一田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又於家中淫一婢故除君名及放榜果不中竟以貧賤老

鉛山人某常悅鄰家婦挑之不從值其夫病天大雷雨乃着兩翼花衣躍入鄰家奮鐵椎殺之仍躍而出人皆以爲雷擊也後遣媒求娶婦因貧改適伉儷甚篤一日婦簡箱見有花衣兩翼者怪其異製夫笑而言其故婦佯爲言笑俟其出卽抱衣訴官論絞絞之日雷大震身首異處若肢裂者

滁陽王勤政與鄰婦通好有偕奔之約而尙虞其夫之追及未幾婦計殺其夫政聞大駭卽獨身逃至江山縣相遠七十里以爲可脫禍矣饑入飯店店主供具二人食政問其故店主曰此披髮隨汝者非乎政驚知冤鬼相隨卽赴官自首男婦俱服上刑

宜興有染店婦極美木商見而貪之借染名戲餌百端終不可犯因而造謀夜擲木數根於婦家明日以盜告官又賄賂上下百端窘辱以冀其從婦家虔祀趙元壇乃哭訴之夜夢神曰已命黑虎矣方十日商入山販木叢柯中突出黑虎嚙商頭去

僧行蘊見佛前蓮花忽動淫想其夕有婦叩門蘊啟視見

一女子攜一婢自稱蓮花娘子容光照人蘊喜極與綢繆敘語俄而燭滅侍者聞蘊叫苦女子厲聲曰汝離家雍髮因何起妄心假令我真女子豈肯與汝苟合於是馳告寺眾排闥直入所見乃兩夜叉蘊已身首異處矣是則一入淫想卽受奇禍者

順治間嘉興錢某未第時館於鄉民某家有一女年十七因清明拜埽舉家皆往止留此女看家錢遂私焉仲冬假館而女腹漸大父母詰之女以實告鄉民以錢尙未娶欲將女贅之以掩其醜因詣錢備言所以錢故作色曰汝女不才將欲污人耶鄉民含忿歸詈其女女遂自縊錢後中鄉榜夢女抱子立於前會試亦然越歲授江甯司理時以

鎮江之變將從逆諸人發錢會勘而錢以受賊論絞命下之日錢夢此女以紅巾拽其頸次日卽正法

總之貞潔者必獲其福好色者必亡其身故不可之書能徹夜小典史早占鰲頭不把琴心通一點薄相如遠顯科名豔妾亟還產龍頭之貴子侍鬢不納顯黃榜之高名拒奔女而動太清羅殿元夢占廷對獻羣姬而封一室程太尉終建旌旄秦君同舟不亂累代簪纓何澄療病不淫一時貴顯拒美婢之呼貓茅副使文章名世避裸形之奔女陳九疇甲第聯芳錢長者不雜愛慾生子腰金徐吏員不淫罪婦身登二品聶志力辭奔女三世登科馮商暗室不欺四德顯報至於公孫爭室懸首周衢良夫肆淫袒裘就

戮巫臣竊姬以逃禍延滅族嬰齊下報獲罪祭而得亡貞正之獲大福邪淫之遭奇禍古今來指不勝屈畧述其見共聞者數十條以爲同志法戒幸閱者敬懷之有志功名啟迪後嗣者尤宜懷遵也夫世人淫佚多由邪視若能看破迷眼之相牢拴盡惑之心則福壽綿長功名顯達如操左券矣胡不勉而策之

勿唆人之爭訟

誣唆使唆也可以不至於爭不至於訟而爲挑聳贊成之激烈引道之爲唆爭者必訟訟者必爭故曰爭訟而爭爲訟之端訟又開爭之漸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人身有貪嗔癡三病而爭訟爲嗔癡之尤者人方惑時一言點破或平

心化導造福無窮使喚之人非起於怨卽起於貪陷人而自快其忿愚人而自私其財小則破人之家大則害人之命造業於今積報於後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不特在公門爲訟師者當猛然回首凡遇忿爭俱當和解

案李無競至朱仙鎮見二丐爭鬪曰我終身乞丐得錢數百爾借去不還李見其猛擊以己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日君能爲我解爭真善人也吾居隆和曲他日相訪必當有報無競思此丐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一日乘暇訪之其人延至廬飲酒出棗曰食之可以長生復進以桃無競取數枚懷之至中途取看皆紫金也

崔偉於開元寺見一丐食老嫗足蹶覆入酒甕被店家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曰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過於途曰蒙君解難我不敢忘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卽愈卽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眾遂致富或曰老嫗卽鮑姑也

宋永福縣人薛敷以刀筆成家一日延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伏壇良久起曰表尾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不知何故旬日無端失火家資立盡意欲渡江他往仍以刀筆餽口中流檣折掠敷墮江而死餘人俱無恙

劉願質疽發背方術不效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質

令道士告斗是夜夢至一殿下見王者曰汝犯天律告斗難免質對以無罪王者曰汝館某家造端興訟致兩家破壞質曰此是我弟願立非質也王命吏覆核果然乃免之質愈願立卽疇發背死

黃鑑蘇衛人其父慣教唆爭訟蕩人產業致人冤獄後鑑弱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郡人皆歎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歷陞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景泰中有禁錮天順疏立時族誅蘇人大快

張某者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窮取民財官有其三七歸於己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無雲忽爲暴雷擊死五臟如劍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七

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桁楊桎梏歲月不離因以宿因問曇相禪師師曰汝父生前本寫詞狀唆人爭訟故今身受其報光讚求師救免師令自着桎梏三日爲作懺悔矢心行善事稍解

康熙六年上海縣學生員朱用樸字鳴濟世居閔行鎮正月初一晨起方拈香忽頭眩痛倒見差役四人攝至虎頭城下同牌共拘十一人用樸居首城內有一人出依牌唱名各付一竹籌令伺候少頃城上張掛一榜大呼各犯自看一生善惡名下有一善事用一紅圈有一惡事用一黑圈圈下先開某事後列始終顛末年月日時纖毫不爽用樸名下黑圈十六首件爲代友娶妾事樸有友欲娶妾因

已貌醜情樸往嘉定代看成之得一女甚美已收聘成券矣一人私語曰可惜好女子嫁了海龍王女聞之大疑卽欲與樸成親樸不允女誓死不嫁別姓友怒棄女而歸並不取價父母無措因復強樸曰我代友而來安有自娶理今友既不成吾家兄用相欲納偏房甚相得也遂作家書女命伊兄同到閱行鎮看虛實及至適樸父立門首見家信大怒詬罵伊兄歸述女慟哭而縊次件爲陷姦事閱行鎮有木商年老喪子媳甚艾里中素欲染指無由乃誣商以新臺之行樸一時誤聽亦與首焉商不能辨忿恚而死媳憾冤莫申亦縊其餘各件皆屋漏疾心之事不及盡述總之舉心動念絲毫不爽紅圈者止一件不過爲人解釋一訟事而已生平行止森列如鏡更有已經忘記者無不言之鑿鑿看畢惕然警省愧悔無及忽見城下另掛一牌曰某人等幸有一二善事發還原籍遂離陰府得以復生時已正月初三矣因此再生痛自追悔杜門不出齋戒誦經以贖前愆朱用樸自述夫用樸止以釋訟一事而遂獲再生合上觀之使唆者如彼勸釋者如此凡爲訟師及使唆人者可不不知所戒乎

勿壞人之名利

〔註〕名利二字人所同欲而患得患失之心勝則有出於壞人以自成者豈知我壞人人亦壞我我成人人亦成我得報往往不爽要知名利已屬身外乃以身外之故而自壞

其身心恐知者不爲也壞字該得廣如以私讎造謗以資緣傾位談婦女之閨闈說僧道之破戒絕人活路誘人嫖賭富人前說貧者行短官長前說賞賚可除之類皆是案吉水羅循曾試寓京失去氈褐同舍生不安密訪得之拉循過其舍舉示之曰此非君物耶循曰物偶同類非吾褐也遂趨歸謂同舍生曰我失物所損無幾彼若污名豈得爲士乎生謝不及後生子中狀元卽羅念菴也

劉留臺貧時於路中拾金一囊守候不去見一人號哭而來曰八年爲商積金一囊醉後於此失去劉卽還之商分其半以謝一無所受人皆笑其拙公曰我賦分合貧敢掩人物爲己有乎且商辛苦積之吾安坐享之不祥雖極貧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九

終無悔憾旣而登第官至西京留守

徐文貞公諱階歸里宴集親故一人取金杯匿於帽公適見之撤席主器者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醉酣潦倒杯帽俱墜公隱然納杯帽於其人袖中扶掖使歸終不洩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洩言於同學其人訴於郡訐蘇與試官有私及定榜時第十一名果習易郡守告試官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因於眾前以副卷首名易之旣拆號則自副卷而爲正榜者大璋也從正榜而易爲副卷者卽訴璋同學也士民咸稱天道之公莫不大快明年蘇冠南宮

白居易與李德裕不協白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寓目或問之曰見便當愛之上欲相居易德裕言其衰病乃止後德裕失勢貶崖州卒於貶所

甯波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某李百計攘得之入京就選黃緣首相之門求順天府司訓許之未出榜前忽至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罵曰我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羣譁於吏部門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怏怏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任明年王錄應貢就選恰得順天司訓

昔有二生素相交好俱業春秋臨場同寓一生忌其才高而同經密取彼生筆嚙去其穎及入闈抽用已盡秃矣大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十

驚慟哭欲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磨畢則仍秃穎也次日嚙筆生以違式貼出不得終場而秃穎生魁選聯第

勿破人之婚姻

註婚姻天定人豈能破或爲人破者畢竟非婚姻也然而造惡之人有時立地風波敗壞良緣即使天不作合而我起此一念豈非徒傷陰德故無論婚姻之破與不破舉此一念陰司已列大罪案矣破有三等有破於將合而不得全於始者有破於既合而不得全於終者更有人所不可不慎者無心偶語時開人離別之端謔浪戲言頓阻人恩情之路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凡此之

類尤當警戒亦思完人夫婦何等功德破人婚姻何等罪孽天堂地獄只在一轉念間可不畏哉

案文紹祖福建福清縣人也聘柴公行女爲媳既問名柴女忽病瘋紹祖欲別聘其妻大怒曰吾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理傷義是速之禍也苦勸仍娶爲媳次年其子登第媳病亦痊柴女連生三子皆登高第

徽州程孝廉臨溪而居有一女子探親過此夫足溪中程遣婦救之命妻與之烘衣留宿次日送歸母家女之舅姑聞而不悅曰女宿於外非完女矣令媒妁退婚孝廉親往力諭乃成婚不一年而夫卒有遺腹一子孀婦撫養之教之讀書燈下嘗流涕曰汝若成名無忘程孝廉先生之恩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入會場每成一義必朗誦叫絕文完忽放聲大哭適程孝廉與之同號亟問之少年曰七篇皆極得意不料燈煤焚卷數行今無用矣程曰若肯與吾謄寫得中當圖厚報少年卽以卷與程遂中進士少年詣程寓曰公生平作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我曾救一女子溺水其夫家議退婚我力爭其無咎復諧伉儷或者此一事差有陰德耶少年伏地拜曰先生卽我母之恩人也敢望報乎因以母燈前語告之事之師禮遂通家往來不絕天道好還何報施之巧也

四明葛鼎鼐號海門爲諸生時每赴學會過一磚橋廟必揖而去神託夢於廟祝曰爲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此必

揖我起立不安廟祝如言將鳩工神復夢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已盡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不能書洵葛代筆也葛聞而悔過力爲完其夫婦後止中鄉榜官副使

鄭叔通聘夏氏女爲妻及登第夏氏病啞眾議別娶叔通曰未啞而定姻旣啞而棄之豈理也哉遂娶之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二子皆顯官

孫洪少時與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父書祕不以示孫固索出書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中矣孫愕然失色曰向在某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五

州適見某夫婦相詬求離某因爲寫離書不意上帝譴責乃爾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生日某爲合之何如因問其人姓名尋得之夫婦俱未有偶乃具道前事置酒合之馳書報孫孫甚感悅後孫亦爲顯官所至有離婚之事必宛轉調護

順治初年某宦聘某氏爲媳婦未婚爲大兵所擄後乃贖歸眾議別娶某宦曰不可我若不娶此女遂無所適矣娶之終白媳之貞潔而賢孝無似某宦感異夢享高壽

鄭和中少與王氏女結婚後和中父卒家貧女兄王固爲萬州推官有休親之意然迫於公論復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遂隔絕之和中竟憤死兄乃以其妹改嫁濟川教授

陸嵩王氏一夕夢和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現送衢州東嶽追勘越數日王固卒未幾陸嵩亦卒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初無背夫之意獨存後王固子娶徐氏亦爲外家所奪

順治丙申年浙江舉人鄭某有友窺某妻色美欲計得之鄭爲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有所私也某因欲出妻商於鄭鄭卽爲作離書既脫稿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以脫稿塞管中越二年戊戌科會試攜筆入場忘其脫稿之在內也搜者得紙以功令故荷枷杖責革去舉人勿因私讎使人兄弟不和

註兄弟人之手足也那有不和之理而世間往往有自傷

其天性而不和者已爲不祥之甚若使人不和豈不大于天譴君子只記人之德不念人之怨烏可以一己之私讎遂離人之骨肉夫以私讎之故帝君尙且痛戒况可無故而輕爲離間哉故聞兄言弟過則責其兄弟兄過則責其弟更於兄前原弟之過於弟前釋兄之非不以私讎而不爲調妥如此方爲君子之道天之報施善人厯厯不爽案真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復其天性實修真要路也

宋呂陶令銅梁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懇官不得直貧至傭工及又懇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謝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

供佛曷若遺姊弟又拜謝聽命姊與弟皆感德而去後陶位至中丞

元呂思誠尹景州嘗行部至劉智社民李愬訟其弟盜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愬兄弟皆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長安富室陳大乾生二子長曰孟容次曰仲達初則兄弟和好繼有一表親楊雲往來其間一日達與雲在酒肆口角雲遂懷忿心適大乾死二子析後雲譖達於容曰爾父在時溺愛幼子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授於爾弟汝可索之於是兄弟有隙每以家業不均爭鬪成訟二子相繼凋落雲忽瞽雙目乞於途雷擊而死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五

浙西米信夫爲人奸狡里中有兄弟因父死爭財米素與其兄有隙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而死信夫由是致富二十年後遭反謀牽連結訟到縣見一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訴於府見一府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蕩盡信夫妻子媳八人俱死於獄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註〕父子天性慈孝自然豈有不睦之事間有之者每爲利上起見不祥甚矣夫以利之故而父子不睦者已可大傷使人不睦者更當何罪故於人父子之際少有睽違必勸解之感動之化導之使復其天性如此方是仁人君子要

知利是天地間極惡之物譬如箭頭上毒藥着人必死故
要除種種惡孽先須從利字根源打破倘以利之故而離
人骨肉此真奸險之小人覆載難容鬼神譴責可不戒懼
哉

案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行舟與一胡商舟楫相次胡病
邀約相見以一夜光遺約因以二女託皆絕色胡死財寶
數萬約籍其數寄之於官爲二女擇佳配殮時以所遺夜
光納胡口中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一
時士大夫莫不歎服公享福壽子孫榮貴無比

劉思文寓蜀中成都楊某納之爲壻旣而謀歸竊見妻與
女兄皆有不豫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

嫁資邇來多事鬻之幾盡今僅存其半適立券爲此不安
也劉取券焚之曰豈有大丈夫爲人壻逼其家以妝奩而
使母子兄妹有不睦者竟攜妻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
侍郎

楚王使使爲太子建娶婦於秦使歸報平王曰秦女絕色
王可自取王遂自納之更爲太子娶婦使恐王卒而太子
立必殺己也因讒太子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
怨望願王稍自備也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殺伍奢
太子奔宋後奢子員借吳兵伐楚滅使之家

江充爲直指使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
屬吏太子使人謝充令勿以聞充不聽竟自奏心思太子

會巫蠱事起上以充治充曰於太子宮中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惶追捕充斬之太子自殺上遂族充

富人徐池心涎徐八房屋而不肯售乃令人誘其子賭蕩遂致傾家竟賣房於池因而徐八父子不睦憤憾而死後池三子五孫俱病甚夢其祖告曰此徐八爲祟也池懼向城隍廟祈禳見一丐者曰夜來宿殿上見有人呼訴徐池誘其子蕩產者而不意頃來祭禱者卽徐池也池聞之益懼歸而一門盡卒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註倚恃也居權勢之人有權而若無權有勢而若無勢者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六

上也其次恂恂好禮能善處其權勢則亦賢士大夫矣若夫倚此得爲之資以恣其無所不爲之勢此必無賴子弟之所爲也而士大夫亦有蹈此而勿以爲恥者百年身盡富貴冰消回首一生如同草腐而昔日受侮之良善其子孫又有繼之而發達者甚至出爾反爾往往有之然則善良究竟何可辱也人徒自取辱耳帝君一片婆心諄諄爲人誥戒之人何可不時刻警省辱字須看得好不特桁楊斥叱爲辱卽遇之不以禮接之不以敬亦是蓋有權勢者其心易驕良善之人又剛直不媚則辱端易見故居權勢者當時時敬謹而善良又不僅指賢人君子總之無罪之人皆善良也

案宋王沂公中狀元歸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
乘小騎由他路入遽謁守守驚之遣人奉迎門司來報君
至公曰不才謬叨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迎是重其過
也故易姓名誑迎者與司門而上謁守歎曰君真所謂狀
元也噫王沂公中三元尙且毫不知有權勢彼侈然自倚
者豈不自愧耶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著敝葛及士行貴母恆縫敝葛
一塊於士行袖中曰汝當盡心爲國恤民保護良善勿以
權勢遂忘著敝葛時也

崑山顧履方相國文康公長子性儉素謙和折節讀書全
無貴介氣一日盛服拜客有鄉民擔糞斷綆汚其衣家人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七

怒罵之履方曰彼已驚矣豈可再嚇徑反更衣而往忠厚
如此至今子孫稱盛

漢宣城郡守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之曰使君卽去不
復來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
冠裳而嚼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慚止今日虎使君
呼之動牙齒弘治間一令倚勢貪暴時獵者獲一虎有士
人作詩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
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

宋邵陵王綸鎮郢吳規客於王門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之
規與座時纘驟貴意氣自得舉杯屬規曰慶汝今日得與
此燕規忍辱而歸其子聞之憤鬱而卒夫婦痛子相繼殞

命時人謠曰張纘一杯酒吳氏殺三人纘尋被誅

齊瑯琊王使愛妾治髭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王疑妾有私期擲菓爲戲使奴出外覘視奴素怨妾誑云見一人向籬窺探追之不及謂奴有用賞以千錢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卽遣下堦笞殺妾解衣誓曰公賞罰不平今日之死實爲偏信若有天道當令官知耳俄出爲雍州刺史時見妾來索命無何爲長吏所殺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所居則在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立乃報數人送東城御史詢詰之對曰某等總被倪尙書誤問曰尙書若何對曰尙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眾或起立必使人諭止之曰與爾等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起耶某等顛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爲起致逢彼之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

浙省府判王某素倚勢殘忍有一庫子侵官錙無以爲償王乃拘其妻妾子女於官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貲納官後府判子孫亦每爲娼天道如此可不鑒哉

康熙十六年青浦金澤鎮王望若子被盜溺水死縣令陳國祝捕獲四盜初鞫不卽招後以船戶沈敬沈慶父子直證羣盜俛首伏辜望若曰慶父子知情豈宜置之法外令曰慶若知情敢證盜而盜不一言及慶平望若曰慶實賄

盜求免非刑不招令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余據理而已
刑豈可輕加終從寬議府廳皆依原招而望若終不服控
上司覆訊慶知不免向父泣曰與其父子同死曷若我一
身當之遂曰慶知情父無與定案因以慶為罪首丁巳五
月慶同羣盜棄市慶謂用刑者曰速賜我一刀急赴冥司
理冤矣望若取羣盜首祭其子獨慶首函定不能動啟居
數月恍惚嘗見慶久之項生一疽延醫治之醫曰此梟疽
也不可救醫宿其家陰風慘裂屋瓦皆鳴醫不能留翼日
望若疽潰頭顱爛落而死醫者某目見述之甚詳陳令因
刊之以勸世

附錄呂叔簡先生居官刑戒八章

丹桂籍註案卷二

凡居官乘權縱勢易於虐下故其一曰五不打老不打憐其血氣未全病不打憐其血氣未平衣食不繼者不打憐其無人打我不打恐其加刑致死

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系出天潢宜輕責官莫輕打一命之微亦列仕籍有過細審不可輕責生員莫輕打斯文一脈關係風化且可測識上司差人莫輕打敬主及使有過婦人莫輕打恥辱關其終身

三日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彼方急迫打則速死人忿勿就打忿氣易於殞命人醉勿就打醉則無知人隨行遠路勿就打行途辛將人跑來喘急勿就打遠行喘急六脈奔騰用息人跑來喘急勿就打刑則血逆攻心致死

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盛怒之時刑必過當我醉且緩打酒醉心昏我病且緩打病時多怒我見不真且緩打刑恐不當

事未確審 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遇事難處必慮其終

五日三莫又打已 受榜之人血方奔心又復

夾莫又打 夾棍極刑人所難受 要枷莫又打 先打後枷瘡

枷時責之未晚

六日三憐不打嚴寒酷暑時憐不打 順天之時恤民之命佳晨令節

憐不打 憐人方傷心憐不打之苦

七日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為與孀幼訟不打 明倫也 百姓

該打為與衙役訟不打 不庇私也 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私衙或

買辦自用物不打 不為己也

八日三禁打禁重杖打 重杖傷人宜酌用輕者 禁從下打 卑隸求索

打腿灣或受私託打在一塊多 致人死貧人何辜受此冤苦 禁佐貳官非刑打 佐貳奉

丹桂籍註案卷三

替人拷打出氣百姓定然受害

以上八條願居官者慎之念之以重天民南臯鄒公曾將

此戒刻石於刑部人言刑官無後誠守此戒我知其後必

昌也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註上文權勢指貴者此則為富者言富者必豪俠必豪強

故曰富豪恃富豪而欺窮困之人與上倚權勢而辱善良

之人其罪同其愚癡同然而蹈此轍者俗人往往而然愚

見前人恃之不久而子孫即窮困矣後人又效之如轍之

相循若能勿驕侈而以覆轍為戒則善矣帝君曰勿恃欲

人知目下之富之不足恃也欲人知眼前窮困之人即我

前身卽我後身也且勿論到罪過而上天不免有滿則覆之譴責自勿登山而網禽鳥至此歷舉戒惡之條示人不可不戒意

案嘉興屠應竣康僖公子也存心仁厚有鄰人貧困負其子孟元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塋立契絕賣願除前負孟元不肯受曰當令酬汝直前負不追也及竣宦歸鄰人來候極言其子厚德竣驚曰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竣取前券還之且爲築其墳墓其後子孫貴盛綿綿不絕

梅侍郎衡湘公初爲固安縣令邑中多中宦爲梗一日有一中宦餽公豚蹠乞公追負公卽烹蹠召中宦飲並召負債者至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富貴人債敢以貧辭

乎今日必償少避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宦見之意似惻然公復呼來蹠額曰我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賣爾妻與子持錢來雖然我爲汝父母何忍使爾骨肉驟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愈泣中宦亦泣辭不願償爲之毀券嗟嗟世之恃富欺貧者特未念其鬻妻賣子哭別情形耳

畢昶家富素欺窮困殘刻成家鄉鄰困乏者以產售之必陽拒曰我不欲也復使人陰鈎之及至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券則曰銀未便約以他日及交時以色銀米物湊與之高其所值後長子以人命下獄次子以淫賭傾家乞食他方不知所之

太倉富民沈某性險慝鄰田與同坵者必欺占之有網罟
車犂什物者必借而陰損之慮其侵己之利也舉債必倍
息而後入其幼婦獨勸諫勿聽一日幼媳方歸甯行未一
里忽雷雨風火大作一龍入其家震蕩席捲子然無遺一
家老幼俱震死田歸舊畝器歸舊主報應之奇人心大快

必荼毒不至殺我之身心不並與善人居其始若布帛菽
粟如嚴師畏友但見其難行不知久而芬芳沐人如芝蘭
之襲體德不期其善而為善行不期其端而自端矣夫子
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垂訓已久但好德未有如好
色與人言未有不知而能陰收其助實得其益者有幾人
哉帝君之勸戒欲人實體之於身心也看親近二字親則

丹桂籍註案卷四 明顏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雲麓補
六世孫章敬生倫校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註勸善戒惡之條上既言之歷歷矣而帝君一片提拔苦心猶不容已故至此復舉勸戒之所未盡者又丁甯而詳告之善人謂德行之人人與不善人居其始若甘醴其終必荼毒不至殺我之身心不止與善人居其始若布帛菽粟如嚴師畏友但見其難近不知久而芬芳沐人如芝蘭之襲體德不期其培而自培行不期其端而自端矣夫子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垂訓已久但好德未有如好色與人言未有不知而能陰收其助實得其益者有幾人哉帝君之勸戒欲人實體之於身心也看親近二字親則

丹桂籍註案卷四

情意浹洽近則時刻不離德以心言行以身言

案漢程普親近周瑜嘗歎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知不覺自然心醉

魏帝惡崔司徒浩撰史暴揚國惡欲誅崔及著作郎高允允曾授太子經太子欲免允死密言於帝云史皆崔所爲不關於允及帝召問允不從太子言反言史筆多出其手魏帝震怒太子力爲辨解帝曰信如太子所言乎允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太子哀臣欲乞其生耳魏帝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他日太子問允何故不從我言反自認罪允曰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

子稱歎益加親近

宋文正公李昉既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車迎之賜坐御側手執御樽選菓核之珍者賜之曰卿真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績偉功然未嘗蔽人之善息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於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行我平日所踐四者之說庶幾無忝所生其子宗諤果能恪遵先訓修其德行為一時聞人簪纓累世夫太宗以天子之尊尙且親近善人以助德行況其下焉者乎

劉安世少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一

語始安世敬佩之愿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目之曰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爲名臣諡忠定

歐陽修爲翰林時嘗以空頭門帖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善卽問其所居書填名帖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

胡文定公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沂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公忠厚友悌恭敬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腳踏實地人也見傅欽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

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己出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勿及顏廷表公聞一善言善行必書紳不忘若數人者公忠體國薦賢澤民誠可謂親近善人者矣

明金洲涑州人生平惟師事鹿城魏恭簡公而友希布賢夏敦夫王純甫嘗曰甯無偶不可與匪人爲緣既貴其塾師病奉侍百日無倦容仕知永康改國學助教

馮開之性謙和樂親正人李齊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失必虛懷順受或告之曰子日親善士聞善言砥德礪行天必相之未有不發者丁丑會試遂弃冕天下

趙光遠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令隨之任募錢

丹桂籍註案卷四

二

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心服而速改之學業大進明年遂登第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註杜杜絕也睫目旁之毛也眉睫謂眉目之間言近而速也善者宜親則惡之該避不待言而可知矣但惡不專指閭巷之小人言比如在朝之竊權弄勢作威作福者在官之城狐社鼠能禍福人者天下大奸大惡愚人往往畏其威竊其勢反有比暱之惟恐趨迎之不力者其究竟與之同陷於惡同罹於禍後雖悔之亦何及哉眉睫言其速只在轉眼之間耳人能忍此須臾守其在己則千古不朽之名義亦只此頃刻間成之故人甚勿忽此眉睫二字也遠

避之者遠之如荆棘惟恐其或刺避之若猛虎惟恐其或傷蓋惡人之禍易於及人遠避之則不特不義不能累我身心刑禍亦可以絕我顧慮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善如探湯其此之謂歟

案晉劉惔與王濛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以餐甚盛惔卻之濛曰聊以充虛何峻拒耶惔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其方正如此遠禍如此

唐郭子儀病甚百官踵候姬妾滿前不避盧杞至于儀悉屏去之隱几以待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面藍貌極陋心機甚深左右見之必生訕笑他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明陳公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績之京時公望甚隆宦者王

振柄國備綵緞羊酒求公書欲以致公公辭其餽爲書程子四箴竟不往見振不能害也公爲祭酒一十八年名壽俱高

臨安胡祕校與客對奕忽有村民出聲甚厲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爾欲勾簿乎曰然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明日其人死矣蓋以計服藥來無可乘之隙而去

長洲尤翁開典鋪歲終有一人白手來取當物司典者不允遂大罵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事甚小何以爭爲命檢原當得衣幃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具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拜年用他物無所急似可留也其

人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家資蕩盡蓋此人困負債多已服毒藥不獲詐尤翁則移他家耳翁因語人曰凡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奇禍立至矣吾鄉贈太僕孫公父字敏甫性寬和與人無忤嘗薄暮雇一舟飲食之訂以明晨往吳門舟子忽至門辱詈僕以告公曰是必醉矣如是者三公卒不問明晨呼之行則舟子已於是夕死矣公生平行事類若此生子士美字公衆讀書坐花庵中夜有鬼至相謂曰此異日忠臣也不可犯後中天啟辛酉科第六名爲深州守崇禎戊寅被兵城破題詩蕪婁亭遂從容盡節贈公亦不屈而死其孫芝秀擊登聞鼓陳父祖死難狀得贈恤芝秀又有陰德子孫蕃衍予

戚吳子綬眉爲予詳言之

由拳承德郎胡公諱昌穎字及皇賦性和緩度量寬弘排難解紛世稱仲連再見自本庠弟子員食餼至順治十八年輪選突有同庠生欲爭貢計無所出禱誣公賄保冒籍極其詆毀公從容和氣惟白所保無悞絕不言同庠生文行俱劣學政重之遂斥同庠生未幾同庠生不祿矣又表戚陸某恃無賴嘗以辱罵相加公每笑而受之有所求必應一日無端至公家惡罵求直公含笑曰想吾理曲耶容荆請復惠以斗粟其人不兩日暴卒眾異公爲前知公曰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人妄矣何足較哉公之度量如是則其享三多備五福宜矣

劉甲凡與人交其人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未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鴟鵂人遇諸途避之惟恐不速嘗須隱惡揚善

〔註〕隱是隱諱揚是表揚上言惡人則當遠避如此帝君又恐人疾惡太嚴不爲隱諱故又言此隱惡揚善不必論到陰騭大凡惡必該隱善必該揚視人之惡如己之惡雖欲勿隱不得不隱矣視人之善如己之善雖欲不揚久而自揚矣論到口業次之陰騭又次之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贈以言曰凡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論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漢馬援戒子姪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也况惟口興戎陰報鑿鑿尤當慎爾出話味嘗須二字正帝君要人時刻留心意

丹桂籍註案卷四

六

〔案〕晉何隨素高尙敝衣蔬食杜門著書鄰人從園中盜筍偶見之恐鄰人慚怖徐步而歸其雅度類如此子孫皆少年登科

董仲昭在文選汲汲以人才爲急嘗曰國之需才猶農之需粟粟積豐年乃可濟饑才儲平日乃可濟事故客至必訪有所得卽書於冊參之輿論薦而用之必當其才十五年始終如一日

明太祖嘗召宋文憲濂問廷臣臧否濂但言善者上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

不知也卒無所毀

待詔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不令竟其說孫震孟中壬戌狀元名行俱隆

席匡初遇善相者示以縱理入口當餓死明年適運行其位奈何席甚以爲憂一日遇有談人閨門事者匡對之勃然作色談者心愧而止其事遂隱踰年竟無恙後復遇相者問曰子有陰德足以回天耶何相頓殊也後登台輔杜衍自厯官安撫未嘗壞一官有不慎者諭以禍福使之自新有文學德行者雖不識面必力薦於朝人皆謂有器使之度由是子孫俱尊榮不絕

蘇州俞少保父開立門首有偷兒潛入竊一銅佛出家人

見而窘之少保父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做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也偷兒得免窘辱而去

彭季長有金釧數隻出以示客或匿其一於袖中公不言眾驚求之公曰只此數耳無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墜地公曰乃出我袖中耶眾服其德宜公之享高壽子孫俱顯貴

宋縉雲爲布衣時元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獯豨叱問之曰我等乃疫鬼歲首散疫人間耳雲曰我家有之乎鬼曰君家三代隱惡揚善子孫當顯門戶子輩何敢入言訖俱不見

江陰修縣志兩生亦與纂輯見舊志所載節烈內有二婦

事平平無奇遂削去之已而歸過城隍廟見有兩婦人焉
兩生異而尾之婦至神前跪訴曰某等一生苦節事載志
書某生不訪氏行表揚反將氏名削去神曰兩生合登黃
甲既輕節義削其祿籍兩生聞之卽跪訴曰一時誤筆願
卽改之兩婦忽不見矣

不可口是心非

註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而人猶得知之至
口是心非則僞君子也以此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
信所謂如鬼如蜮獸心人面者此矣然亦有兩說一則口
裏說的是君子而心卻違悖與口不相應莫可測度此是
大奸大惡一則口裏不敢說他不是而心中卻道他非此

丹桂籍註案卷四

八

似小過屬口業佛家所謂兩口是也二者皆爲君子所當
戒然而口過畢竟尙小意業畢竟爲大人慎勿口頭君子
而心藏小人也吾輩俱當省之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佛經所謂抽腸拔舌蓋已明戒之矣

案諸葛武侯軍祁山李平催督運事值天雨運糧不斷乃
以計呼侯來還及侯退軍平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歸乎
欲解已不辦之責顯侯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
欲以誘賊與戰侯出其前後手書於是辭窮情竭侯上表
劾平免死廢爲民人咸謂口是心非之報

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徧急少
有忤意輒傷之人號爲李猫言其柔能害物也後竄死於

講

蔡元度對人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

明吏部尙書某山東人各部屬賢能者未嘗不知又恆向人稱道及推舉時非權要先容卽中官門下素所稱說者皆無一與朝士惡其口是心非據其事款奏籍其家資之半賑濟山東饑民終身罷黜

萬厯乙卯孝感民劉尙賢張明時相友甚善誓同生死嘗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如筍二人甚喜相約設牲祭禱然後鑿取及禱畢共飲劉置毒盞中已令張飲矣張豫藏腰斧乘劉飲而斫之劉死

丹桂籍註案卷四

九

張少頃亦死兩家妻子微聞其故掘其地終不得
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保命真君判曰庾道季生平爲人心口不同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卒
尹穡少有名譽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得超擢後貶嶺南追悔前事曰一言之差名節掃地矣

剪礙道之荆榛

註剪翦除也荆榛皆有刺之木道旁有此不便人行爲翦除之亦方便之一事也此是些小之事然而舉足動念觸目菩提又不論事之大小矣蓋功之所及雖有大小之殊而心之所存不可有大小之別故仁人用心不以小者爲可忽不以大者爲可諉凡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莫不儘

力爲之此一舉手而斯人蒙其福者劉先主云勿以善小而勿爲經亦云布砌街道斬除荆棘以便行人其事甚小其功頗大

案臨川縣民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荆棘鈎衣傾跌於地刺入肉血流不止因念同伴俱欲從此路來有礙行走即忍痛掙起將荆棘用力拔去根下灼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遂成富室

何慶病聾啞不能自養居大寺中見道路有荆棘輒斬除之以便行人復於夏秋日必取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濕人衣足一夕夢一黃衣人謂曰汝以前生輕聽是非好談人短故在今生罰汝有此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
矣醒來忽聾啞俱痊

除當塗之瓦石

註塗路也瓦石甚微在當塗則凡老幼病瞽風雨夜行有大不利於人者除去之此亦剪除荆棘之類也存心方便之人到手無一錯過爲之者不必定以此爲好事而爲之凡利己利他一體萬物之人遇此等事無不經心何以故爲其當塗也與前礙道二字同義

案元周德家貧好善凡見途間穢滑諸物有礙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潔處跛瞽之人必攙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與之曰賜汝貧子以酬汝勞妻果生一子少穎異弱冠登科

永嘉徐文自幼好行方便每見塗次瓦片磚塊去之惟恐不力如此四十餘年一夕夢神告曰爾壽本促以念切利人上帝錫爾期頤後至九十有九令子孫選地樹基無疾而逝

新安盛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有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難堪勿以瓦石忽之也年六十有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絕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除路途之瓦石已多應增壽二紀遂命還魂醒以告人益加勸勉後壽至九十有一無病而終子若孫多以賢良著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一

註山路之不平者曰崎嶇崎嶇之路已屬難行又歷數百年之久則斷壞必多往來人騎必有險阻之患那可不修但久無人修必是難修不易爲之事矣有大力者一舉而平之濟人實多功德無量倘或未能而募眾以成之眾擎易舉亦爲不朽功德言數百年崎嶇則難修者且要修之況平易之道人所易爲有坍塌者安可不隨遇修理以副帝君一片婆心

案漢王尊守東郡河決金隄尊投白馬祀水神親執圭璧請以身填隄次吏民數千人叩頭救止因露宿河岸俟水稍卻因築長隄以善後民賴其惠

宋辛仲甫知彭州州有要路險而難行且少蔭息暑無所

依甫築爲平坦課民栽柳其傍行人德之後召爲左補闕人因名爲補闕柳

范文正公在興化海水爲患田不可耕乃築隄於通泰海三州界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便行路歲享其利仁人之德大矣

明殷都嘉定人知夷陵楚蜀之界羣山插天徑纜容足而下蹄不測之險壑行者魂怖乃鑿山爲道者九千丈開闢之險至是爲坦途又蜀之鹽禁嚴販者嘗以小舟乘風雨夜出峽少不戒人舟俱沒都示步擔易米律所不禁民遂無溺死者後爲職方郎中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故隸驚問之曰我充東嶽役夫承牒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二

拘七十二人汝亦與焉因與汝舊不忍相逼汝歸急幹家事我於他處攝人畢一月卽至矣琪歸告諸子且曰我有三事某五喪未舉某女二十未嫁某路歷年傾圯未修因出囊錢命子急營此三事治棺衾俱備至數月無他異諸子意其爲妄後除夕復遇前隸曰向在中途忽有牒云汝以三善事得免更益壽二十年

孫肇貧而好學處友忠信見一巖道坍塌已久有心修築無力興工不得遂志抱歉而卒後子承休由歲薦任廣文竭一生宦資以完父志工成後夢父謂曰汝修築巖道不特善承我志而方便功德甚大上帝賜汝三子俱登高第我亦因此得昇去矣後簪纓接踵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張曰我豈圖利己者耶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官塘一百八十里築隄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得利後張享年九十有三子孫相繼登科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註橋所以濟渡千萬人來往之處那可少得人能於向所未有者而創建之或於向所坍塌者而復興之功豈淺鮮此與前之修路亦是一類皆是人所不易爲之事也有大願力之人造人之所不能造非積幾十年心苦不成然而有實心者必有實事存乎其人之心力耳不必定讓有財之人始能爲之也蓋有心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心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三

今有力者當勉其所能爲有心者當倡其所欲爲或獨建或勸成及其成功獲報一耳經云造橋者得種種福德所求必遂報以一創建而百世賴其功也

案唐王仲舒捐寶帶築橋澹臺湖長三十餘丈以濟行人名寶帶橋民德之後三子皆貴顯

宋蔡襄守泉州府城東北洛陽江海口渡風濤時作溺死人無算襄欲壘石爲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遣檄海神遣吏往吏酣睡海厓得回文惟見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時起工至期潮果退費金錢一千四百萬橋跨洛陽江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號萬安橋又植松七百里以蔭行者自後行人無患萬民頌德襄至執政子孫貴顯

興化某世德之家也常造橋修路布施放生一日家中失去珠環婢懼逃匿城隍廟夜聞九天元女娘娘至城隍問曰興化城將破奈何答曰天數也我來專欲保全三家一忠臣魏益公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一孝子闕疑無以養親不寐親病不寐居喪不寐一世德某人造橋功大放生功大布施功大遂呼婢出喻曰速告汝主全家入仙遊縣可免婢歸遂全家避賊後賊入城告戒勿入忠孝兩家餘皆不免此嘉靖壬戌年事

峽州程伯彝年三十九夢父謂曰汝今歲當死可問覺海和尚伯彝竦然往候之僧善相乃謂曰君年促然可延取水一杯呵氣入水令飲之曰今夜當有吉夢夜夢至一官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四

府見左廊下男婦衣冠嚴整不勝懽悅右廊下枷鎖縲絏無任哀號傍有一人云左邊是修造橋路者右邊是毀壞橋路者爾宜擇取伯彝自是修治橋路用功不倦並及一切濟人利物之事後會覺海曰汝數年以來所行濟人利物之事陰功甚大不特壽算綿綿子孫亦榮貴矣伯彝享年九十有四歷世世昌盛

歙縣余永甯祖以販木爲業一日邑中議建一石橋估價費四千金余意欲獨任而資本適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急賣歸而舉工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後余享康甯壽考子孫發祥者接踵

氏陽翟京居湖州四安縣五十無子畫大士像虔禱妻金

氏夢一婦人以盤送一兒喜欲抱之一牛橫隔其中不得取及生一子不育解者曰豈爾好食牛肉耶京遂舉家戒牛卽力建一橋橋成復夢前婦人送子抱得之生子遂名橋京享年九十有三及孫熙登黃甲京猶得見之

康熙二十三年青浦有某姓者倡首造一小橋私匿銀六兩自造一小舟致橋工不固一日舟從此過橋坍粉碎其舟

垂訓以格人非

註垂是垂戒之意訓訓辭也格非人爲之感格而去其非也凡人一身之作則只爲一世之儀型目耳之丁甯僅止一方之趨向何若垂訓之可以廣行天下澤及萬年也故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五

人有一言之善其爲功德無窮者如我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定禮樂而萬世綱常立垂訓與日月同運食報與天地同休所以爲善不必定論其財力人能垂一訓詞於世可使人悔過遷善改惡省愆其功尤大於財力之施案漢郭林宗好誘人善左原犯法林宗遇諸途設酒慰之曰昔顏豕豕梁父之巨奸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憾責躬而已原自是痛悔改行卒爲善士

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諭曰守寡養孤奈何致子於法母感悟而去覽親至其家諭元以大義卒成孝子

宋李昌齡西蜀人光州太守平反冤獄首註太上感應經使人看誦持行格人過失經旨遂昭明於天下歷官御史中丞

薛瓊身致相位忌人得幸人失無一善狀後一子卒於獄餘皆盲瞽暗啞偃癩癡公明子舉見而憐之曰汝心行不良恐至滅門瓊懼求教子舉以赤松子中誠授之瓊矢志力行滌惡持善子舉過之見諸子疾漸瘥間曰得良醫耶瓊曰無有惟將日前賜經謹依行之耳

柳元祥患瘵疾百藥不效持病勉力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仙官同一老人至曰我司命也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感格回心者眾特令天醫治汝惡疾汝之壽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六

本止四十今再延二紀矣言訖而去於是服藥頓瘳後果六十四歲而逝

明秀水包如賓孝廉也全家不殺生不食牛嘗刻耕牛苦傷徧傳勸世人多從之其子鴻遠發解順天堦陳萬言領解兩浙並登進士

冒起宗鄉薦後增註感應經每註一段卽以稿焚之神前西席羅憲獄佐之繕寫後神以夢告羅而冒遂南宮高捷越幾年羅亦登第

昔有一人遠爲吏而妻私於人者夫將歸所私者憂之妻曰勿憂我已作藥酒待之矣越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明言恐夫逐主母也欲不言恐其殺主父

也於是佯僵而棄酒於地主父大怒笞之後妻問妾曰汝何不進而棄於地耶妾佯曰妾聞空中有言汝進凌遲之罪在汝主母進凌遲之罪在主母故妾甯受笞而棄於地妻聞之立悟頓改前非後妾生三子皆貴顯受封誥此以一言而能格人之非者

捐資以成人美

註成人之美不必定假貲財而亦有必賴貲財以成之者如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此不必以貲財而成者也若夫婚喪祭葬患難相扶緩急相濟完人之夫婦聚人之骨肉全人之才學就人之名利等非貲財不能事不論大小能捐以成全之此中功德極大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七

案查道未第時嘗游湘漢閒適有錢十萬途遇故人以嫁女事需錢甚急道卽罄囊與之無吝色

范文正公嘗遣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麥五百石付之旣歸未言及文正曰江東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葬留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乎堯夫曰己付之矣文正聞而大喜父子好義成人如此宜其連登相位也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張以券成隱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也前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奏敗官今恐舉家饑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卽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

乃來張欣然去郭得辯雪調淮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錢想已用盡卽取前婚券包二百金助郭到任張泣拜而去

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爲請詰以所費幾何子歷歷具陳岑曰且留相伴密使幹吏齎金往辦之兩月吏回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可速歸人間其故岑曰此子意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爲念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眞州一巨商至杭遇鬼眼者曰公大富翁也惜中秋前後三日必死商懼卽歸至楊子江見一婦大哭欲投水問之答曰妾夫作小經紀以五十緡作本度活今夫出妾偶遺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八

失非惟舉家待哺無措妾必被夫箠死故甯自沈商歎曰吾苦厄於數彼自天其生哀哉因贈錢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言告父母別親友待盡過期安然復之杭風阻舟於贈錢處見婦襁負兒拜謝曰自蒙恩救數日卽產此兒母子二人感恩沒齒商至杭復見鬼眼驚曰公在耶細視之曰公隱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不特延年更有大福商異其術而厚酬之

作事須循天理

註事凡日用所爲之事循依也事無大小皆要依着天理上行凡人天理人欲之心未免夾雜故有一事天理轉念未必天理者有一時天理移時忽昧天理者帝君統而言

之曰作事須循天理正要人時時事上循天理也中庸
註曰存天理遏人欲此六字人能刻刻存之心心無閒即
此便是入聖之功而工夫不出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存心
不外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總之不愧屋漏處即是無虧天
理處而天理不外人心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循字
訓依依者如衣之於人一刻不離之謂味須字內有刻刻
冀望惟恐人不然意吾輩不可不爲仰體

案唐魏徵爲僕射假寐閣中參隨二吏簾外閒評一曰我
等官職悉由此翁一曰總由天徵聞之卽作書付言此翁
者送銓部欲與一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
言由天者往投銓部問其姓名卽補爲近職徵怪而問之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九

具以實告益信由天之說不妄

張莊簡公悅致仕家居有巡按門生造訪廳屋僅三間而
煙炊逼近入拜師母見布衣敝服親操烹飪止一老婢老
蒼頭使用巡按問曰老師左右止此或不足令役公曰食
指多則費用多費用多不能無求於人不能無求則爲所
不當爲者有之古人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皆從省事
耐勞始巡按拜服其教

蘇黃門凡日中所爲之事夜必記之於紙人間其故曰總
之爲事必循天理不敢記者不敢爲也

查道出按部從者摘路傍佳棗以獻道掛錢於樹而去此
事甚細而可知查公之無事不循天理矣

元許衡字魯齋過河南道有梨眾爭取噉衡獨不取或曰
世亂無主取之何傷衡曰我心獨無主乎卒不取而去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循天理課兒力耕僅給衣食
每日必叩天感謝清福妻笑曰三飧菜粥清福安在九韶
曰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革又幸一家骨肉不致饑寒又
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女仙楊正見登真有日上帝譴其少時曾擇父母輸稅錢
二文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謫人間一年

龍西谿同年某行人一日來謀曰我欲註門籍幾日西谿
聞其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欲避之西谿曰湖廣非險遠
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豈不兩便行人曰聞吏部將選科

丹桂籍註案卷四

二十

道若承此差恐不豫選吾避之則楊子山當行遂稱病註
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人勢不可卽出楊遂得
吏科行人仍前差徒撫膺悵憾而已

仰思忠精堪輿爲一顯者擇地甚佳方點穴俄驟雨下山
夜夢神戒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鬻三舉子逆天
悖理當有陰禍仰覺託以他故歸尋以爭地構訟未葬而
卒家遂貧落

海甯硤石鎮有一富家婦善作家凡在家傭工者歲終輒
與以米爲工錢每米一石雜以穀五升久之婦死託夢於
子孫曰我因生時以穀雜米與人人食穀不化皆入糞中
冥司罪我罰爲大蛇在某廁下食糞穢所遺甚苦汝輩速

來救我子孫如其言至某厠發之果一大蛇攜蛇歸作陰
功爲之懺悔乃死子孫葬之至今碣石有蛇墳

出言要順人心

〔註〕人心卽公是公非之心不外天理二字聖賢之學不出
言行上言作事行也而出言又恐人自適己意故又丁甯
勸戒之言從心發大都本於私者其言必不公出於僞者
其言必不誠今味要順人心四字此卽無我之心所發也
言出於我而時時要體人心之所同以爲心卽順人心之
所同以爲言此卽是忠恕道理此乃順天行道之順非曲
意順人之順故眾是而眾順也有時眾是而獨非亦順也
蓋順乎理非順乎欲也看要字是期必之詞亦決斷之意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案〕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祕祝者人間之公曰我自
幼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
達但默自防閑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於口者不至見
之行事耳

尹師魯生平出言無所隱避惟窮盡道理乃己是是非非
皆順人心將終豫知時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至公
己沐浴衣冠端坐瞑目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己與公
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逝

正德己卯陳良謨與同輩北上至王家渡俄聞舟人與土
人毆梓至乃陳之家僮陳薄責家僮諭遣土人去坐中同
學某者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

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首乞哀乃叱去在坐者皆嘖嘖稱其才能某亦揚揚自爲得意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陳憮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竟以考察謫爲沔陽縣丞疽發背洞胸而卒

祝期生有口才顛倒是非好言人短晚年來忽病舌黃每作必須刀刺出血數升乃止一歲之間必發五六次哀號痛苦寢食俱廢後竟以血枯而死

道士章齊一出言好嘲笑人後病見一神曰汝口孽重矣遂自嚼其舌唾盡而卒

張獻若好議人短長雖至戚亦不免正德乙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流血不止舌出數寸而死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見先哲於羹牆

註先哲是明道之人卽先聖先賢其言可爲世法其事可爲世則者羹卽穀饌牆卽牆壁羹牆之間先哲本不具在念茲在茲則如或見之後漢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正此之謂人能刻刻以先聖先賢爲心則時時自見其心自見其心卽是見先聖先賢心處蓋先哲之心與我之本心一也人只爲此妄心執着所以本心不見若時時提醒此心則行立坐臥須臾不離此爲真見先哲之人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孔子之所謂參前倚衡皆此意也

案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顏子心慕夫子之道而瞻前在後卓立欲從此誠見先哲於羹牆者也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爲伍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

狄懷英幼時門下有被害者吏詰眾爭辯懷英讀書不置吏讓之懷英曰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何暇偶俗吏語耶後爲相封梁公

宋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人問之公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

誠敬後子孫世享榮名此則見君於羹牆者

顧悌得父書必拜跪而讀之每句應諾後子孫繁盛無比此則見父於羹牆者

山陰唐彬幼從會稽章瑄學嘗作文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於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藁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與瑄同登鄉會榜彬以御史歸而瑄猶未授官執子弟禮甚謹燕居坐臥之間嘗若與瑄相對此則見師於羹牆者先哲可類推矣

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遇真人爲憾一日尋幽訪道至山空人靜處忽聞碁子聲舉頭視之見三人坐木杪對奕

退夫大喜亟欲致敬方問道間俄見有美婦在傍不覺反顧而奕者已失去矣觀此則人何可不時刻敬謹哉

慎獨知於衾影

〔註〕慎謹慎不敢忽之意獨知謂念慮之間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衾被也影形影也人身五蘊四大皆不是獨的真面目獨是父母未生之前父母始生之際之真我也真我祇此一個極聰極明件件瞞他不得大學所謂致知致此知也中庸所謂慎獨慎此獨也今人個個曉得說此獨字卻不曾識得此真我若曉得此真我時時與他作件事事與他商量他卻件件會教導你做到超凡入聖所以說衾影二字者正此真我發見之時也詩云不顯亦臨無射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四

亦保其此謂歟此蓋聖凡交界之地賢愚分別之時功罪由來之會天堂地獄之分不可不慎也慎則不以獨知者等於罔知不以既知者歸於不知上帝垂訓曰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此真獨之謂也

〔案〕漢楊震好學端方諸儒號爲關西孔子漢賊中郎將鄧隲聞而辟之震有舉薦茂才王密半夜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卻之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現有四知何謂無知不受而去後子孫四世居三公之位

宋蔡元定坐朱文公熹黨被貶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我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冥官曰儀州有

一美事卿知之乎令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某年某月某日在華亭楊宅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力拒上帝敕聶從志延壽二紀子孫三世登科靖國旣還說與從志從志駭曰此我獨知之事妻子亦未嘗聞不意己書陰籍後從志果壽考子孫果皆登第

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宦家宦多妾而無子夜深一妾奔之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子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館去祕不洩一語次年宦家設醮道士拜章久而不起尋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緩問記名姓否答曰未見名只有馬前彩旗上一偶聯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二語明年華果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五

狀元及第生陽明先生伯爵世襲

太師楊博蒲州人父商於淮揚有一關中鹽商寄公千金三年不返公攜歸家藏於花盆中遣人尋鹽商已故止一子不知此事公呼至指盆曰此汝父所寄千金也其子不敢取公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因叩領而去後生太師博歷官吏部尙書爲一代名臣子俊民戶部尙書孫元祥翰林

院檢討

董大參朴居家適按楚御史公門生也其秋主監臨先時密封所擬經旨寄公公發書卽取焚之不以示子曰對衾影不安子固積學者後仍中武

明楊尙書翥嘗夢遊園林誤食二李覺而痛自責曰是我

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爲之悔憾不食者累日諸君子者真不愧於衾影者矣凡我同志當則而效之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註此二句結前許多說話說不盡處蓋善惡多端觸處皆是反覆丁寧恐難盡悉故總以諸之一字眾之一字盡之凡篇中所已及所未及俱在其內然人人曉得此諸字眾字卻不曾曉得此一字之難今世不知爲善過惡之人無論矣卽有知之者做得一件遺了九件甚而所行之善小所作之惡大爲善於人所見之處有限爲惡於人所不見之處無窮所以帝君說個諸字眾字要人曉得帝君一篇之中所說甚少所不及說處甚多人能刻刻念念以此二

丹桂籍註案卷四

二五

語存心則飲食起居一言一動之處何時不是爲善過惡時節昔有一大法語白居易云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正此二語也故做得盡此兩句工夫勝於一篇陰騭文矣漢昭烈云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爲之亦庶幾矣

案漢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蒼對曰惟爲善最樂

漢荀彧荀攸皆從曹操操嘗稱之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已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楊仲和爲許州推官以枉斷死刑懼遭天譴立棄刑官盡反生平惡業誓行百善贖罪每遇鰥寡孤獨死哀疾急無

不周恤家產爲之盡後遇上真教以養生之道遂證仙果
朝廷敕封爲悟本真人

江西俞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以爲善不力七科
不中年四十潦倒益甚甚至骨肉飄流無可控告後遇竈
神明示所以因於大士前叩首流血敬發誓願痛改前非
實行善事凡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少
欺如是三年卽舉鄉薦連登進士團圓骨肉因作遇竈神
記以警世

元自實憾繆君負德於雞鳴時礪刃殺之道過一小庵庵
主軒轅翁見有無數惡鬼持凶械隨之頃刻復回則見有
金冠玉佩數十人擎旛蓋相隨翁意其死矣天明往問無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七

恙因詰其去來之故曰始之往也憾極欲殺之旣而思其
妻子何尤更有老母安可殺害遂隱忍而還耳翁賀之曰
子必有後祿一念之間神明已鑒之矣

江陰張畏巖博學工文屢試見擯一日大嘗試官數其不
明傍有一道士顧而笑之張移怒曰子何笑我道士曰子
文必不佳張曰汝何知之道士曰我聞作文貴心平氣和
心氣如此其文可知張遂俯首求教道士曰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接物謙和推己度人自可命中張如其言事無大
小見善必爲越兩年丁卯遂得高第

江陰門軍張旺憾一讎家一夕匿火將焚其室道經觀溝
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而見旺有怪鬼數百隨

行頃見旺回則皆青衣童子前導詰且叩其故旺曰我憾不能已始本欲焚其室旣而默念冤冤相報將無時已故止不意卽有怪鬼相隨如此遂猛然回首棄家屬入山修道遂證道果

秀水屠戶潘琪肆惡橫行無孽不作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子告曰吾死在地獄閻君曰善惡之報陰府顯然毫釐不爽但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故受者方苦作者復熾報應之說疑而不信深爲可憫今潘琪罪孽已極着令暫還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眾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我宣淫之報自斫其手足曰此我屠宰殺生之報自剖腹剜心提出臟腑曰此我陰險殘賊之報遠近喧傳觀者

如市言訖而死

丹桂籍註案卷四

二天

康熙五年永平縣舉人李司鑑首勒死妻王氏又打死妻季氏次嚇死妻張氏自認抵償監候一日聽讞過市中忽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卽自割兩耳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卽斷其左手二指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卽自割擲於樓下當卽昏迷家人擡回而死事見邸報

永無惡曜加臨

註以下數語乃是帝君鼓舞警惕人意思然人須知惡曜吉神卽在我心之中下之報應亦卽我心所自爲百福千

祥亦是吾心所自造所以古有云我心有天堂卽有天堂
我心有地獄卽有地獄若我心中無一惡則不但惡曜無
處着腳並吉神亦不須下降何以故我心希求吉神惡曜
卽可覩此空隙乘之蓋人爲善而在求福念卽不誠故有
一念及惡曜之心卽有吉不自保之念永無者總是自信
無犯非憑空希冀之謂看下爲善之人常有吉神擁護惡
曜那裏加臨得他着此是論理如此故曰永無太上曰心
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反是則惡念永無惡曜
又烏從有哉

案齊有彗星景公坐柏寢而泣欲使人禳之晏子曰方今
百姓怨苦者萬眾一人禳之安能勝萬口之怨乎公欲禳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五

災莫如修德景公如晏子之言改過遷善勤政恤民彗星
卽隱

宋景公時災惑守心司星子韋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
相所以治國家者也曰可移於民公曰百姓死寡人將誰
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百姓必死子韋曰天高聽卑無
誠不格君有至德之言三其必有動於天矣是夕災惑卽
不復見

張乖崖詠爲人正大無私一日與高士傅霖宴於郊外夜
飲劇談是時一方大疫其夕病者皆愈人聞諸鬼相語曰
且避二公去也

景清初爲舉子赴試時過涪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

其家是夜妖不敢至清去後妖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故耳既旦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其故清手書景清在此四字命歸粘於戶妖果絕

樸陽尉郭郭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疏斥每困倦時見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卻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由此觀之則爲善之人甯有惡曜加臨者乎

常有吉神擁護

〔註〕吉神謂吉祥之神明星宿擁護者羣從護衛也言擁則不止一神照顧言護則非邪祟可親出入相隨陰佑默相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十

蓋爲善之人名登金錄所以行住坐臥無時無處不有神明呵護也故曰常有太上曰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則爲善之人豈不時常擁護

〔案〕漢管甯自遼東歸海中遇大風忽起沈沒瞬息惟自反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爲罪己而他舟俱沒惟甯舟安然時夜晦暝舟人莫知所泊遠視有火光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燈火人皆異焉以爲神光之所燭也

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大風自度必死俄見一青衣乘

一小舟至曰仙官召君遂達岸仙官曰君生平不欺暗室

實爲上帝所知波濤無慮登舟我遣人護君建章遂安然

得還後棄官學道得證仙品

韓魏公移師山中將至沙河前驅報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旣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亦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絕上流水爲之立淺

永嘉許及之世代積德一夜有盜入門家未之覺許夢一巨人持鎗逐盜驚寤起視外戶盡闢毫無所失及明晨見一木鎗立門外不知所從來深以爲異未幾入廟燒香見廟神手中正失一鎗

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婦失目棄官家居日夜禱謝忽有書生踵門曰我乃太白星官上帝以子誠心好道遣我下降爲子療疾乃於宅內鑿井取水滌之遂愈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順治甲午三月晉陵顧成媳錢氏歸甯於母家時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門盡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甚至一家得病親戚不敢過門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媳錢氏聞之急趨視父母力阻不許錢氏曰夫之娶妻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病俱危篤忍心不歸何異禽獸我必往卽死不憾遂孑然就道及至門聞鬼物相語云諸神皆護孝婦來矣我等若不速避當獲天譴於是成家一門俱獲立愈

道經曰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儲算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登宸仙階之有差等在立善之有多寡也則爲善之人自然惡曜

不臨吉神擁護矣

近報則在自己

註上節言災退福生而未盡及身食報此下極言其報應之甚現獲福之無窮動人以勇於爲善意善有大小則報有遠近近報是及身之報如躬膺祿位全備五福庭除清吉遇難呈祥之類此皆本身所受故曰在自己善自我爲福卽我享故曰近

案裴晉公貧時遇一相者謂曰公形神少異不貴必饑死一日遊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攜以歸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大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購得玉帶一犀帶二欲求津渡不幸祈禱匆忙亡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三

遽還之婦願留半以謝公不受後相者復見公大驚曰公陰隲文起前程萬里非我術所能知也公登進士官上柱國封晉國公享年七十有六五子皆貴

羅倫赴會試舟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子矣倫謙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太清以此報子耳倫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此樓夢當不妄及殿試果鼎甲

宣德間曹文忠公彞以歲貢授代州學正不就改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於驛亭甚美女欲從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寫曹彞不可四字燒之終夜不變念明晨召其母領回後大庭對策空中忽飄一紙墜於几前有

曹鼎不可四字細視之乃其親筆也於是文思沛然遂中狀元及第

蕭寺丞震少時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至蜀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叩其所以庖人曰酒行三例進玉筋羹法取牛牯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震又白曰乞增一永字於上以後舉足動步凡事俱行方便後夢神復告曰汝有陰騭不但免天可望期頤享年九十餘而卒

陝西袁公止生一子值闖賊亂相失流寓江南白門爲生子計以三十金買一妾至夕妾背燈而泣甚哀公詰之曰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五

實以饑寒難忍夫欲自盡妾不得已賣身以活之今念平日伉儷情篤一旦改事他人不禁傷心悲悼耳公惻然不忍犯遂與婦各處一室至天明卽送還其夫不取原聘復贈百金令之治生夫婦拜別而去乃私議曰袁公之厚恩如此奈無以報之當覓一閨女送其生子一日其夫至揚州遇數人攜一幼童求賣貌甚清秀夫曰我欲覓一幼女未得今先買此童服事袁公何不可遂出銀十二兩買之渡江送至袁家熟視之卽袁公所失之子也父子抱頭大哭繼而大笑

遠報則在兒孫

〔註〕遠報謂源遠流長子子孫孫克光前業之謂若子公之

高大門閭竇氏之食報不竭俱是但遠亦有不同有我身爲善我身未卽享報而福及其子若孫者有我身爲善我身獲福而又延及其子若孫者此善有大小則報有淺深此近報遠報二句論理該兼善惡言但看上下文則單指爲善者說而觀善報如是則惡報不言可知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則報之大小遠近視其德之厚薄輕重也帝君詩云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短行天教一世貧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從來天地無差報遠在兒孫近在身

案宋曹武惠王彬爲大將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堅執不可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之一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五

室令密衛之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後彬之子若孫皆富貴不絕

韓魏公琦追孝祖考謹奉塋域養育諸姪比於己子衣食宗人百口所得恩例悉及宗親教子以義方嚴肅不可犯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至周人之急或捐服用玩好及脫室中簪珥與之故人子依以爲生者數百家活全民命數百萬公勳在社稷位極人臣有子五忠彥官僕射封康國公端彥贊善大夫粹彥吏部侍郎純彥徽猷直學士嘉彥駙馬都尉孫曾昌熾無比

鎮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釵梳買鄰女以爲

夫妾翁歸妻置酒於房謂翁曰我老不能育此女頗良或可以延祖宗一脈之嗣翁俯首面赤妻出反扁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我曾提抱之今不可辱遂謂鄰人還其女令自擇配次年夫人卽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

明賈文富巴縣人也有德行任俠好義隱於市廛嘗於途拾遺金百兩久伺遺金處不得其人因密藏之妻子亦不令知雖極貧窘毫釐不動後數年見一人衣甚藍縷號歎於遺金之地因詰之得其實遂以原封還之客感泣願以半謝之文富力卻不受客拜謝去始知失金者乃江西人爲商在蜀因失金落魄不得歸至此始得治裝也後文富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五

子珪以鄉薦令鄱陽孫奭由進士參藩江西按部東魯總制西秦文富以孫貴封右都御史四世孫鳳由鄉薦廣文信州五世孫仕賢以子貴贈戶部郎中六世孫應舉由經魁爲戶部郎中七世孫元勳中天啟甲戌進士屢世簪纓皆在江西人皆以爲還金之報學士王鏊有還金傳方伯桂紹龍有世德傳行世

揚州高尚書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公從隙窺之見一少女獨坐訪之卽主人女也問何不字人主人曰擇婿難耳公曰我見高鄰某郎甚佳我爲令愛作伐何如曰我亦有此意但其家貧恐不堪作家計公曰此事不妨我當借與之是日卽

爲說合隨贈數千金以完其美事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可命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進士官至尙書

餘于陳某業醫有貧士病弱症將危陳醫之得痊貧無以償藥陳亦不求報一日陳以避雨至貧士家士適他出其母與妻固留之其夜母謂其妻曰此大恩人也憾貧不能報請以身酬其德未幾夫入言亦如此至晚婦出就之陳力拒婦曰姑命也陳曰不可婦復曰夫命也陳曰不可不可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於案後幾不能自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卽去後陳有子應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空中呼曰不可復閱其卷又欲去之空中連

呼曰不可不可因細詳其卷決意棄去空中復大聲呼曰不可二字甚難考官思其人必有陰德故錄之出榜後召問其故陳生亦不解歸告其父父曰此我壯年事也不意天之報我如此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

註福與祥雖同而略異福者祥之徵祥者福之兆然祥亦卽是福尙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孔子曰爲善者天必報之以福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餘慶卽百福千祥也但尙書言五福此言百福尙書言百祥此言千祥總是極言無福不降無祥不集以鼓舞人勇於爲善意駢臻兼至也百福千祥不可強致而德之至者福祥自集有不期然而然

者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案鄧禹傳鄧氏種德累世寵貴凡封侯者二十九人公爵
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餘爵祿不可勝數

東京趙居先父母年老性甚嚴急居先夫婦奉侍勤謹朝
夕焚香爲親祈壽三尸神上奏孝感動天上帝命居先父
母各增壽一紀七子三壻俱列高科居先夫婦並證仙果
唐杜如晦有世德五世孫元穎元穎之姪審瓘審瓘之子
讓能讓能之子曉五代五人聯登相位

唐張嘉貞累世積德時嘉貞爲相嘉祐任金吾昆玉每朝
軒蓋騶導盈間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

唐郭子儀恢復兩京功蓋唐室以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年較中書考凡二十四七子八壻俱列顯秩富貴官爵始
終一轍子孫榮貴古今罕匹

徽州葉元贊媳李氏侍舅姑極孝家貧己雖饑寒凡遇飲
食不敢少嘗以奉舅姑舅姑病貧不能召醫虔禱天地願
以身代適三官巡察奏聞上帝增舅姑壽一紀賜錢八十
萬注名祿籍子孫俱賜顯官一日門未啟忽見廳上金玉
滿堂後果百福千祥子孫榮盛無比

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註此處又作一句反振語總結前篇使人自反自思見上
種種福慶何由而至皆陰騭格天之效也有志爲善祈福
者不可不於陰騭上做工夫蓋正言陰騭之足以獲福猶

恐人泄泄而不覺故帝君於此篇終復作反振語收之使智者益勵愚者益醒提攜之德人何可自棄而忘之

案漢王賀字翁孺爲御史決獄魏都多所寬釋歎曰我聞活千人者子孫封我所活萬餘矣後世其有興乎女孫爲孝皇后歷漢四世子孫皆封侯

宋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爲汝陰獄吏入節之日懇啟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爲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爲何父政和間家居有老嫗來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比干異之須臾雨止老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騭又治獄平恕上帝賜汝菜出諸懷中凡九百餘葉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榮顯一一如嫗所言

宋楊仲希新津人微時館成都有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王曾字孝先咸平中鄉貢至京師聞女子二人哭甚哀問之其鄰云少官逋錢四萬止有一女將易以償且晚分離故相持而泣曾謂其母曰盍以女與我往來時得相見不比他鄉遠客也母然之曾遂以原價償客約三日後娶女逾期不至母來問之曾之館虛無人矣是科禮部廷試皆第一官至宰相封沂國公

沈少參寵宣城人卜一穴輿師歎美不置及啟土內有舊
葬遺棺輿師欲棄之水寵曰不忍輿師曰失此吉地豈可
復得盍更擇地埋之寵又曰不忍急命掩之復懼後有發
之者爲立碑以誌焉是夜夢我冠博帶者謝曰君施德於
不報當送狀元爲嗣明年生懋學弱冠登科丁丑病不能
應試將歸夢一人告曰君今當大發姑力疾入場得題若
有神助果中式又以病不能赴廷試又夢前言君且大魁
天下懋學謝曰屢蒙見教君是何人曰君不知我尊公當
自知之果狀元及第

南陽李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棉花貨湖湘間有臨江三
商以三百金易花在邸舍遭回祿無遺三商撫胸大慟欲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五

自盡李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貨物失價存我當
還汝何必如是卽持金盡與之垂橐而歸三商德公徧禱
神廟是時公方在途家中卽夢二緋衣神稱公陰德錫以
玉童明年文達公生天性穎異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
正位首揆

姚三非本姓卜博學工詩文館於某氏有女恆窺之卜岸
然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卜得之卽託他事
辭去或以詩贊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
卜不受且答書力辨其無此事其子諶曾孫錫皆登高第
卜享高壽俱得躬膺封誥

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視之乃

素所識也公曰汝以貧至此耶卽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
囑令改行從善誓以不言夫人嘗問其人公曰已許不言
矣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慟哭其人頗有善行或疑其爲
昔日偷兒蓋愧而改行者也公享高壽子孫俱登顯秩封
誥盈庭

明楊自懲爲縣吏守法公平廣行陰隲一日縣宰撻囚血
流滿前怒猶未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
人不怒楊叩頭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爲霽顏後楊生二子長守
陳次守吐俱爲吏部侍郎長孫刑部侍郎次孫四川憲長
俱爲名臣

劉廷式登第其所聘之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
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此女某若不娶將何所歸遂擇吉
成禮夫妻相敬如賓生二子皆登進士

海門崔鑽以稅銀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鑽
變產以償之家遂破終不鳴於官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
其狀召鑽命曰盍訟工對曰鑽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
家也鎔工聞而愧感舉前金還之後鑽子潤孫崑曾孫桐
相繼登第

諸宗弼嘗以賦役渡錢塘江見溺者竭力救之全活頗多
夜夢神告曰汝命當天上帝以汝有陰德與汝長壽矣不
信以出髭爲左驗覺則頤頰癢甚晨興美髯勃然壽果至

八十餘

錢益其主謀人田不遂令錢以稗子撒彼田中錢謂妻曰撒則荒人之田不撒則逆主之命乃將稗子蒸熟而後撒之其主密覘見已撒矣而田卒不荒心雖疑而未知其故錢生子美登進士隨任受封榮歸壽亦甚高曾於召將時批出三十年前蕘稗事故有此報

光緒己亥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